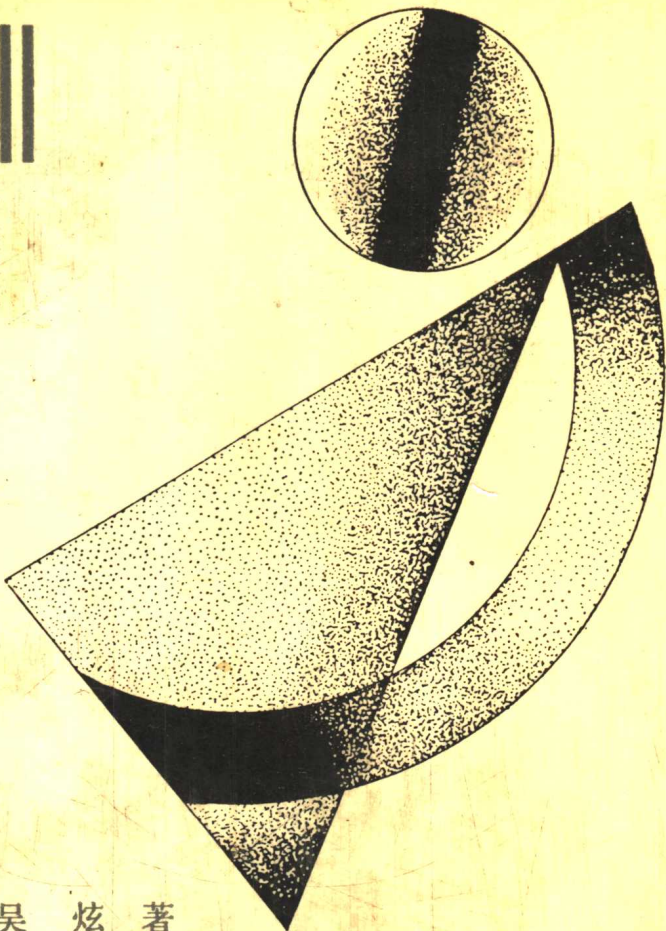


说此本文否题，三本特可好



· 吴 炫 著

否定与徘徊

现代批评精神

人文丛书

1
.1

|| ||
人文丛书

否定与徘徊

现代批评精神

吴炫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陶雪华

否定与徘徊

吴炫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4 字数15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10-291-0 / I · 96

定价(软精装)4.10元

前 言

对人文现象的关注，对人文因素的关注，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一个主要倾向。无论学术界抑或读书界，皆是如此。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对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掀起的文化研究热潮，其实都表明了这种倾向。

文化是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的集中体现。20世纪以来，人类正以超越自然空间的手段建构着无与伦比的文化系统(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又从纷繁复杂的人文现象、人文因素中重新发现着自己；既认识到人类创造的伟力，又反省着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

有人把这种热衷文化研究，关注人文现象、人文因素的倾向，看作是继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第二次发现”。如果说，人的“第一次发现”带着雄赳赳的气概，宣告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挣脱了神灵的枷锁，那么，这“第二次发现”则摆脱了宣言式的呼唤，而更趋向于客观的考察，趋向于对自身的清醒、冷静的全面审视。从这样的背景上看，研究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无疑是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关系的一个途径，是理解人的

生存方式、欲望及价值观念变迁的一个途径。通过这样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人。

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兴趣，对人与各种存在相互关系的兴趣，我们组编了这套丛书。在丛书蜂拥、新论迭出的今天，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做到系统化，只能向读者奉献出或许会引起兴趣的课题，如果其中的一些会起到启发的作用，或是成为引起讨论的缘由，那将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

“人文丛书”编委会

1987年7月

序

正 如这本书三章的标题一样，第一次看到吴炫所写的答卷时，我就感到这位青年同志的哲学意识、科学意识、审美意识相当强。仅仅根据他三份答卷，当然我还不足以了解他，但我很赞赏其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种冲破某些传统观念的激情和思想中那些虽可商榷却已在闪光的东西。他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也是有其个性特点的。他果然就参加到在我的这个小小的客厅里对话的队伍中来了。我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教给他们，倒是经常可以倾听到这支小小队伍中间自己爆发出来的大声辩论。我把他们的这样那样的辩论，或者对一个问题从各自认识和把握的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所作的相互补充，看成一种对我自己很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营养。虽然我还幸而尚未感到“年龄不饶人”的痛苦，接触面也不算太窄，但“学到老，学不了”的味道却早已深深体会到了。正因为我现在接触的大多都是接近老年甚至七老八十的同志了，所以多多倾听这批三十上下同志们的议论，肯定可以填补我目

前特别缺少的信息。吴炫在这支小小队伍里就是声音最响、谈锋最健的一个。如果不是经我稍稍提醒一下，要他让别的几个伙伴也有发言机会的话，他会同辩论对象一直搏缠下去的。我喜欢他们有这种青年人应具的朝气。我觉得既然不能给他们别的多少帮助，那么让他们在一个自由、平等、尽可畅所欲言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或者也可算是一件小小的功德吧。

吴炫耽于思考，勤于写作，两年来已发表了不少论文。他说过想写部“文学批评学”的书，我鼓励他努力去做，但希望他不必亟亟先建构一个什么庞大的体系，可以在进一步打好坚实、广博的基础的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渐酝酿求其相当成熟了，再具体着手这类较大的工程不迟。这本《否定与徘徊》，着重谈现代批评精神，当是他以后大工程的一部分，一种必要的准备吧。他的确已经有了较好的准备，书中某些很有新意的观点在发表后曾获得不少同行的注意。例如他曾说批评就是否定。光看这一句话，难免给人一种偏激、绝对化的感觉。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原不等于完全抹煞、彻底扫荡，更非恣意的谩骂、攻击，过去曾被解释为“扬弃”。有扬有弃，该扬即扬，该弃即弃。而按人类历史发展永无穷尽这个规律，从总体来看，对过去的东西总是需要不断地超越，也就是总要不断地有所否定的，否则就不能前进，无贵于创新了。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复杂、变化多端，作为创作对象的人们、作者自己以及读者群众的人格、心态都在迅速改变，能

领风骚五百年的东西再也不会有了。即使那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也还有个随机运用与继续发展的问題，强调一下“否定”，亦即理论的批判精神，怎会是一种不值得考虑的见解呢？

他很强调哲学意识，认为批评离不开深刻的哲学观照。这是必要的。但既然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就应与写哲学论文不同。文学批评中的哲学最好是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哲理，应该也是具体化、形象化、感性化，能令人易读易解并感到兴趣的。“道不离器”，我们原有这样一种好传统。哲理的表现与审美的表现融为一体，而且主要为审美的表现，我认为这才是更值得追求的境界。如果理论批评写得既玄奥又脱离创作和人民最关心的实际生活，就不但没有什么意义，连读者也会望望然而去之，甚至望也不望的。文学批评虽然比不得文学作品，写成哲学讲义肯定不能成功。吴炫的论文并不是这样的，但我仍希望他能更自觉地防止这种弊病。比起富有哲理的审美分析来，单凭生造术语、随意发些连自己也未必能复述得明白的玄虚之谈毕竟要轻易得多，可是这样做于人于己又有什么益处呢？

批评的科学意识我觉得也可称为批评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力求取得实证、力求作出具体细致的分析。唯上、唯书、照本宣科，一味揣摩当权者的意旨，甘当墙头草，当然谈不上丝毫科学精神。拉帮结伙，“哥儿们”互相捧场，满足于在一个小小的沙龙式圈子里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于

是皆大欢喜，对大气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与科学精神相距万里。宏观视野不可能从囫圇吞枣、狼吞虎咽般的粗率中得来，没有分析就无从综合，也没有科学。要求超越便反对一切传统，要求开放便说性欲就是第一，要求竞争便把一切道德都指为废物，要求实行商品经济就把所有的义利之辨都视同赘疣，以这样的极端当作“新潮”、正宗，其实这些东西在他们仰望的现代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早已是过时的陈迹和公众舆论谴责的对象了。无论是对社会，对作品，对个人，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好的说好，坏的说坏，还要分清主次轻重，尽力讲出所以然的道理、原因。自然也不是自认为有科学精神就真的有了科学精神，正如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往往正是他处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结果、群众的感受、时间的冲刷，真是金子总不会变成破铜烂铁。

话未免扯远了，对吴炫同志的期望却并未离开。期望他论文中的闪光点更多起来，而且在辛勤劳动之后把它们联成一片，就像灿烂阳光下一大片令读者心旷神怡的森林。在这个可喜的开始后面，我相信吴炫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徐中玉

1988年4月18日

目 次

批评的哲学意识·····	1
理解的困惑与逃脱理解·····	1
存在：在否定中存在·····	16
模式：一个有意义的批评范畴·····	32
人类史与批评史·····	45
批评的科学意识·····	59
人类发展有用说·····	59
否定非攻击·····	80
否定·否定方式·自我否定·····	95
见解及其否定性功能·····	113
批评的审美意识·····	128
“不美”说·····	128
审美徘徊说·····	148
艺术及其批评的完成：非艺术态·····	165
两种文学与三种认识·····	182
艺术批评的尺度及其生成·····	197

批评的批评.....	212
文学的不自信.....	212
中国批评的儿童态.....	220
龙应台与中国批评症结.....	225
新时期批评弊端四种.....	232
审美的多与多样统一.....	241
关系：一个被忽略的本体范畴.....	249
后记.....	253

批评的哲学意识

理解的困惑与逃脱理解 ——理解的方法论思考

人从刚出世那天起就开始寻求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但到头来往往带着遗憾与自嘲合上眼帘。眼睛无疑是心灵寻求理解的探测仪。它的每一闪烁，每一凝视，或每一迷惘，都是心态处在理解与被理解以及不能理解之中的显示。严贡生死不瞑目，是因为他在咽气前仍处在不被众心理解的焦躁之中；而范熊熊当年的自杀，与其说是心灵开始飞向理想的天国，不如说是她在绝望中才理解了：理解是不可能的。理解令人劳累和困惑，这样死对人来说有时是对劳累与困惑的最好摆脱，是用大胆的肉体行为来证明哲学上的生——哲学家用语言证明死的意义，一般的人只不过用行动而已。哲学家为了更好的生，于是以精神上的强换来保持自我的孤独；一

般的人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又没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可供寄托，故而自杀。哲学家的孤独是逃离对世人理解的结果，而一般人的自杀是逃离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强者的结果。

但没有人是生来想死的，所以生的意义总在于寻求理解，理解便构成了生命的唯一寄托。但理解中经常有不理解的苦恼，不理解的苦恼经常大于理解的愿望，很相似于现代人的生存中经常有对死亡的恐惧，对死的恐惧经常超过生的愿望。这种现象的结果往往是使不理解中断理解，死的可能性干扰着生的必然性。因此真正的生是在生死之间，而真正的理解是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

换句话说，理解的意义在于真正的理解之不可能，正如生活的意义在于理想的生活之不可能。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虚幻的世界，文学便是人的虚幻之一。而虚幻的自我是我们每个人的脊椎骨，一旦它断裂，我们便如一滩烂泥，肉体勇敢者这时候便可能考虑怎样自杀更少一些痛苦。但假如我们因河水冷而不敢跳河，我们便又产生新的虚幻，那虚幻就在于给死本身添上一道美丽而温暖的光环，想使死本身充满了生应具有的幸福。假如我们选择躺在情人的怀抱里死，那么，这个死则是更痛苦的，说不定在快要死的时刻，又会产生出新的虚幻，从而又不想去死。于是，人的拙劣通过死与不死就都昭示出来了。

我们都会因被人理解而感到愉快，但我们则很

难很好地去理解别人。如果人人都希望获得别人对自己的理解，那么谁来完成理解的使命呢？两个挚友的相互理解之所以弥足珍贵，正在于理解的艰难而且短暂。自信有时是理解的砒霜，特别是不分场合的自信。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信，或者将自信视为是否是现代人的重要尺度，但自信的结果又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更加困难。于是现代世界往往以自信的代价换来理解的破灭。不是自信直接造成理解的厄运，而是自信常常使我们只相信和理解自己。自信使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比别人优越，不自信却使我们对别人产生嫉妒。不自信的人没有勇气和能力去理解别人，而自信的则不太屑于去理解别人；不自信的人过多地希望别人的理解，而自信的人则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本来可以解释为一个不自信的人对不能被人理解的幻灭，但由此也可以诠释为一个自信者对“人是不能被理解”的信念，这样，“人只能靠自己”便成为一种自信的哲学。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人生活在同胞的理解中更为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人在同胞的生活中不能理解或不能被理解更为深刻的了。

所以说，哲学不是什么，哲学是苦难的深刻。尼采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企求快乐和幸福者便不要成为尼采第二。但是尼采以苦难换来了自我，换来了自我的快乐和其虚幻世界的完整。这是尼采以逃避对历史和他人的理解造成的。尼采之所以成为尼采，

在于他意识到理解的意义在于它的相对性、局限性和短暂性，在于他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是对理解的渴求和对理解是否具有绝对意义的深刻否定。也即在于他意识到人的本质不仅在于他会理解别人，也在于他能逃脱对别人的理解转为只理解自己。哲学的发展不是靠理解历史和他人创造的，而是靠逃脱理解进而理解自己推动的。

我们每人心中都有一片或在不断生成一片不能被理解甚至也不愿被理解的心灵宝地，那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南极”。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相互理解来维持的，而是靠“不理解”来维系的。无论上级和下级、同事和朋友、夫妻和儿女，要维持正常的关系，都不得不保留每人心灵深处那不愿被人了解的“南极”。即便友谊也不在于坦诚得无遗，而在于心灵托付给对方的分寸。完全的了解和理解意味着将损失对方在你心中的价值和魅力。这一点恰恰是情人容易失误的。两个朋友的反目，又恰恰在于相互发现了对方的“南极”而变得彼此陌生起来。于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不是越来越浓而是越来越淡，自我和自信的增强带来情感的稍纵即逝和理解的短暂，原因只在于现代人开始对不理解进行审美。理解从原因上不是认同，但理解的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对他人的承认，承认在历史发展中属于一种认同现象，而认同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种接受和维持。对一个人，对一种学说，对一种信仰，从理解始常会以认同终，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维持的

现状，而且在维持中必然以丧失自我为代价。与此相反，不理解从本质上说则是一种对他人和容纳他人对自己的否定，否定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一种不满足和创新。因此不理解无论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人类不是因为有了理解才发展，而是因为人类总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不理解才形成了人类创造文明的动力。我们因为对某项事物不理解才有了想去理解的愿望，我们自以为理解了某项事物的时候，只是无限接近了某项事物。人类无穷，理解世界也才无穷。因此人类在对前人的理解状态中又生出了不理解的怀疑心，为了消除这怀疑，于是人类便又产生了理解。历史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不理解——理解——不理解”之循环。

人往往是由困感到清醒，而不是由清醒到困惑。人在困惑中自以为理解他所追求的东西，于是受困惑的摆布而盲目追求。直到老态龙钟或临死之前往往才大彻大悟那先前追求的东西本没有什么价值。这时他既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生毕竟有所追求而没有虚度，同时他又是哀叹的——他哀叹自己的清醒，哀叹自己直到现在才理解了原来的理解。因此名人们弥留之际的忠告常常比他们生前所说的哲理更富哲理。而生相对于死毕竟是短暂的，地球的生命史相对于整个宇宙的生命史也毕竟是短暂的，因此理解相对于不理解也永远是短暂的——意识到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荒诞毕竟有些令人沮丧，但人活的

意义不是越来越兴奋，而是由兴奋到沮丧，再由沮丧到兴奋。人类战胜自然是兴奋的，而屈从自然则是沮丧的，沮丧的人类是最讲究科学性的人类。有沮丧的体验我们才更能享受兴奋的快感。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将来不存在才显得有意义。我们学习，我们探索，我们理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学习无止境，探索无止境，真正地理解不可能才有意义。但仅仅意识到这点还不够，还要化为所意识到的行为；学习无止境，我们便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学；探索无止境，我们便选择我们所需要的探索；真正地理解不可能，我们则在理解的过程不断选择、不断逃离，最终则由理解别人转化为理解自己。理解没有尺度，任何理解都是我的理解，而我的理解对别人的理解来说则是一种不理解；我的理解与我对生活、世界和艺术总的理解发生矛盾时也是一种不理解。理解需要设身处地，但设身处地没有任何用途。对传统设身处地，便会理解中国文化产生、发展与滞行的各方面缘由，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解是对传统的承认。如果不把这种理解作为一种方式而认为是目的，那么对传统的变革将会成为一句空话。而对传统的有效变革，这个时候便需要从理解到逃脱理解。逃脱理解意味着理解自己，变革后的传统观便是自己的传统观，任何批评都是达到理解自己的层次的结果。

老年人以他们理解世界的经验忠告青年人，但青年人却对这些忠告表示怀疑。正是这种怀疑以及